

主 编 王焰安 戴剑平

民间文化学新论

安徽黄山书社



民间文化学 新 论

王焰安
戴剑平 主 编

黄 山 书 社

一九九三·九月

责任编辑：向 闻

封面设计：汪炳璋

民间文化学新论

王焰安 主编
戴剑平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阜阳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6万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

ISBN7—80535—284—4/G·110

定价：10.40元

目 录

● 民间文化学论 ●

- 郭崇林 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载体与象征系统……… (1)

● 民俗文化学论 ●

- | | | |
|-----|-----------------------|---------|
| 晓 昉 | 论建立文物民俗学的必要性、意义及作用……… | (10) |
| 杨秀绿 | 发展民俗学研究散议……… | (15) |
| 刘希汉 | 民俗学研究的过去与现在……… | (21) |
| 丛喜密 | 习俗文化漫述……… | (26) |
| 林国严 | 试论我国的婚嫁奢办习俗及其改革……… | (28) |
| 姚锦川 | 浅谈民俗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 | (35) |
| 陆景川 | 民俗旅游发展浅探……… | (40) |
| 萧 亭 | 陈乃刚 岭南民俗文化研讨……… | (46) |
| 徐顺根 | 匾额风俗的形成和发展……… | (52) |
| 魏礼明 | “耍龙”与民俗文化心态……… | (58) |
| 杨文金 | 试述苗族民俗事象中的“竹”……… | (62) |
| 锐 芳 | 浅析佤族木鼓的文化内含……… | (69) |
| 韦中权 | 常州梳篦的民俗事象……… | (74) |
| 向国平 | 溧水放排民俗文化浅论……… | (81) |
| 程伯安 | 苏轼笔下黄州的经济民俗……… | (86) |
| 马兴东 | 云南回族的饮食文化……… | (91) |
| 张泉福 | 闽西客家诞生礼俗初探……… | (98) |
| 张永秀 | 潍坊人生礼仪民俗……… | (114) |
| 马尔子 | 彝族换童裙习俗小议……… | (119) |

陶富海	晋南闹新房习俗析谈	(124)
张红军	太平天国婚俗论略	(128)
杨庆国	漫谈突厥系民族的婚俗	(135)
云丹龙珠	浅析藏族婚姻中的入赘习俗	(137)
张笑尘	晋南民间居住与安葬礼俗	(141)
赵慧	达斡尔、蒙古、鄂温克族风俗比较谈	(145)
千寿山	朝鲜族丧葬习俗与汉族古代丧葬礼制	(149)
魏素梅	潍县旧时节俗漫述	(154)
肖华忠	真君许逊其人其事	(159)
刘佐泉	“雷州雷王”考释	(166)
贝闻喜	潮州三山神的由来及其对马来西亚、台湾等地的影响	(175)
黄崇浩	试论桑林神神权的挑战	(181)
陈国强	周立方 闽台陈元光的庙宇及民俗	(186)
铁 腐	浅谈梅山地区树木崇拜的功利目的	(192)
谭逢江	新疆“生殖崇拜”岩画时代、主题考释	(197)
施汉如	杨向春 试析都天菩萨出巡收灾庙会与古傩渊源	(204)
吴军行	试论南丰傩舞的世俗性和娱人性	(210)
李瑞岐	侗傩祭与儒、释、道比较谈	(216)
郑世雄	妈祖与湄洲湾	(222)
陈焕文	妈祖信仰及其在宁波的影响	(226)
郑世雄	妈祖文化与爱国主义	(232)
谢 荣	潮汕自然崇拜习俗考释	(237)
王秀盈	苗族的防鬼习俗	(243)
石邦彦	浅谈湘西苗民的禁忌	(249)
蔡勤禹	试论民间秘密宗教的教阶制度	(254)
李 潮	锡克教与锡克民族的形成	(260)

朱放鸣	遂昌戏俗调查	(268)
赵志毅	民俗舞蹈《跳马伎》探源	(274)
王俊奇	简论宋代节令风俗中的市民体育运动	(279)
熊培庚	试论龙舟竞渡的时代文化特点	(286)
孔定芳	南北朝文学艺术与风尚习俗差异论	(290)

● 民间文艺学论 ●

宋建林	略论中国的神话悲剧	(297)
刘 竹	试论神话的文学特性	(303)
郑杰文	西王母神话的渊源及其在中原地区的流播 和演变	(308)
蔚家麟	传说简论	(315)
强万康	浅谈关中风味小吃的传说	(318)
潘君明	唐伯虎传说研究	(324)
关惠钰	谈谈民间故事的美感作用	(329)
耿旭光	应劭论谣言	(334)
董克义	河州型“花儿”的壮美	(339)
谭仕光	论壮族勒脚歌《达稳之歌》的艺术特色	(345)
刘玄恩	客家妇女与客家山歌	(349)
王家城	哈萨克族民间谚语初探	(355)
杨庆国	浅谈哈萨克族谚语	(358)
常 树	齐兰菊 谈灯谜的谜格与谜体	(361)
李味滋	西北回族地区的宴席曲	(366)
韩有成	须弥山石窟艺术概说	(370)
傅正义	《诗经》与“荷马史诗”比较二题	(376)

● 区域民间文化学论 ●

李 星 汉水流域文化渊源的几个问题与中外比较文

(332)	化	(382)
张泽中	侗族文化之根性及其美学特征	(387)
温哲君	惠州客家风尚特征及其形成	(391)
邱国锋	客家民居建筑特色初探	(397)

(400)	◎ 俗文化研究	(400)
高军	蒙古、蒙古、鄂温克族萨满祭典与传统古代祭祀礼俗	(405)
(406)	“三游记”与“游记”——圆明园与圆明中古游	(410)
(408)	从《晋书》到《大戴礼》——晋书学史话新林名考	(415)
(410)	晋书新释四部经中查其真伪辨析晋书学王观	(420)
(41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学王观	(425)
(415)	晋书新释辨析晋书与晋书小部风中兴始焉	(430)
(417)	晋书·五行志与宋史学宋史晋书新释辨析	(435)
(420)	晋书新释辨析晋书与晋书同日辨焉	(440)
(424)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45)
(42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50)
(426)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55)
(42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60)
(43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65)
(43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70)
(43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75)
(44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80)
(44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85)
(44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90)
(45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495)
(45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00)
(45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05)
(46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10)
(46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15)
(46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20)
(47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25)
(47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30)
(47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35)
(48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40)
(48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45)
(48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50)
(49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55)
(49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60)
(49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65)
(50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70)
(50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75)
(50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80)
(51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85)
(51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90)
(51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595)
(52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00)
(52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05)
(52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10)
(53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15)
(53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20)
(53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25)
(54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30)
(54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35)
(54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40)
(55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45)
(55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50)
(55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55)
(56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60)
(56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65)
(56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70)
(57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75)
(57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80)
(57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85)
(58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90)
(58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695)
(58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00)
(59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05)
(59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10)
(59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15)
(60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20)
(60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25)
(60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30)
(61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35)
(61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40)
(61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45)
(62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50)
(62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55)
(62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60)
(63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65)
(63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70)
(63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75)
(64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80)
(64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85)
(64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90)
(65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795)
(65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00)
(65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05)
(66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10)
(66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15)
(66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20)
(67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25)
(67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30)
(67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35)
(68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40)
(68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45)
(68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50)
(69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55)
(69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60)
(69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65)
(70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70)
(70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75)
(70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80)
(71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85)
(71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90)
(71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895)
(72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00)
(72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05)
(72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10)
(73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15)
(73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20)
(73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25)
(74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30)
(74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35)
(74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40)
(75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45)
(75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50)
(75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55)
(76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60)
(76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65)
(76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70)
(77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75)
(77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80)
(77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85)
(782)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90)
(785)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995)
(788)	晋书·五行志与宋方正士——晋书新释辨析	(1000)

◎ 俗文化研究

制度

文房四宝中古时金石书画俗文化概论

● 民间文化学论 ●

民间文化：传统文化 的载体与象征系统

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 郭崇林

在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作为传统文明的真正强大的载体群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素朴、几近原始，散漫、却发挥实际功效的民间文化系统。这一广泛的功能性实体，在漫长的发展渴盼之中反复磨炼，从而积淀下来深层次的文化意象的“原型”。从其外部文化载体的结构、特征、功能、状态、地位及其内部世界观、价值观、认知体系、经验科学、社会结构、政治理想、伦理观念、艺术精神等象征性蕴含的多维视角入手，对民间文化做一系统的比照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认其理性认识价值，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要地位和作用。

1. 散漫、开放的时空实体

——泛世界观与价值取向

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民间文化比之于精英文化具有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时空制约性。从空间共时角度看，由于民俗传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客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了民间文化在经济生产、物质生活、家族及社会团体组织结构等方面所形成的种种鲜明不同的特征。诸如渔业文化、狩猎文化、农耕文化、畜牧文化、稻作文化等等，至今仍然制约着区域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发展惯性。

不仅如此，从历时角度看，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和集团，在漫长而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模式和个性。长期积淀的历史传统观念、生活习惯、民族意识、文化心态……无疑也使得民间文化“广种博收”地传承、沿袭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满蒙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苗彝文化……莫不表现出异彩纷呈的个性特征。

此外，由于中国文化特有的两极分化性质，民间文化与社会政治长期游离发展，貌合神离；也使它更为原始和完善地保存了古往今来的多元文化传统个性，同时也就更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和发展的潜在活力。它顽强而执着地繁衍生存，在统治阶级消极无为的制控中，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都形成散漫、开放的时空实体。

民间文化散漫、开放的时空存在，决定了其世界观的复杂多样性。以“万物有灵”、泛神论和多元崇拜为其先河，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的自然信仰几乎遍及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尤以地域性、小群体性为其突出特征。对于祖先及人格化神灵的信仰，也同样以宗族、民族等群体为单位，呈现出一个纷繁多元的世界。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保守性，强化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万物有宗、以不变应万变的泛化世界观（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

在生产过程和精神生活中，人们可观、可感却不可言状人类与自然的微妙的依托关系。民间文化中比较发达的生产谚语和天象释语等，往往以描述和解说人与自然、生产和生活与物候的“表征”、“感应”联系为要旨，渲染一种神秘而宏阔的观念色彩。在刻意追求这种适应关系过程中，消极地维系着一种和谐的宇宙世界观，最终乃是为了达到实用的、现实的功利目的。

这种追求整体关系协调、和谐的理想，在单调的生产方式和简朴的生产关系中相沿成习。由泛世界观到人生观、到总体价值

取向，随着原始祭祀崇拜习俗向人生仪礼的程式化发展，中国民间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精神，将超自然的冥冥力量与伦理世俗合而化一，形成淡淡点染着宗教色彩的、稳定的秩序协调功能系统。人际关系的伦常化起到了保证生产、稳定社会集团生活的实际作用。而对于具体对象的功能性把握，在顺任自然的过程中调整和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成为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深藏于意识底层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明的精髓所在。

2. 经济制约下的集群信仰

——社会结构与政治理想

原始的生态环境所制约的自然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也决定了人类意识形态的雏形及发展基因。中国以自给自足、取之自然、依赖于自然为根本特色。因而，组织分散、范围狭小、水平低下的持续循环的生产模式，导致了经济结构中绝少冲突的生产关系的稳定状态（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和群体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原始采集生产是人类主动依附于自然的生存方式，其对于自然资源的被动服从又是彻头彻尾的。狩猎生产仍未摆脱人类对于猎物源的减少的恐惧和负罪感，从而激发起对于“山神”、“猎神”的顶礼膜拜。同样，渔业生产也在自给自足的生存氛围中萌生对自然经济的依赖性。畜牧，特别是游牧生产虽然具有更大发挥能动性的可能，却也困挠于资源的贫乏、匮乏。作为传统生产方式的主体的农业，则最终将人类归服于自然威力的统摄之下。因而，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其后形成的天、地、人、物和谐一统的理想观念，作为信仰的内核，促进了文化传承的一贯性和集体共识。

人与自然为主的矛盾冲突和由生产力制约的生产关系，最终也决定了社会结构中对于血统、家族、宗族等集群组织的依附。

它集中体现了原始、自然的生产阶段自给自足为根本目的的经济结构特征。生活节奏、生产规律、年中行事、岁时活动的恒常化，宗法制度、人际关系乃至精神文化生活的伦理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深层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以家族组织为其最根本的社会结构，维系和发展着血缘为核心、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物质生产和种族繁衍。与其说中国社会是“金字塔”型的等级制结构，莫如说它是平行而并列的家族集合体。每一个家族单位都能以严整的族规、家法，进行经济生产、伦常法约、文化教化、信仰禁忌等一系列组织和裁决活动。也正因如此，中国民间文化在总体上更具有散漫的发展潜势。

宗法家族的合理变型、升华，即成为整个社会的家族式结构。以伦理组织家族的模式同样适用于社会的政治机制，对祖先的崇拜转化为宗庙制度，氏族继承变为世袭王权，族权演化为王权，家规补充着国法，以人际伦常调整君臣上下关系……

因此，“上德下礼”，德治与礼治，成为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保守而现实的政治理想（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伦理评价沟通了民俗传统与社会政治的理想协同联系。在民间格外发达的历史人物、事件乃至风物、民俗传说中，莫不浸透着对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以宗法伦常为标准的理想渲染或道德评价。特别是帝王将相的传说，一方面他们有普通的家庭地位，有合俗的民众生活，与百姓有着共通的朴素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则在部族或民族利益冲突中，表现出高尚的品德和完善的人际伦常，从而赢得人们的尊崇。这无疑表露出广大民众执着的政治理想、民主意识和素朴的英雄史观。

3. 经验与功能的多元指向

——认知体系与实用科学

循环往复的生产周期，自给自足的平和生活状态，使得生产

和生活经验成为民间文化传承的中心内涵，崇尚经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心态的底蕴和惯势。与此同时，由于统治阶级及精英阶层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消极地驾驭和制控其总体走向，使得具有时空实体的民间文化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补充甚至主导作用，具有立足实际的经验和功能的多元指向。

首先，作为“原生”形态的中国民间文化需要承担起为维持该文化群体生存、繁衍所必须的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的积累与传承。从对自然客体的把握到依赖于天、地、山、水生态环境的生产规律，乃至生产工具应用、生产技巧的经验传授及生活常识教育等等，都将依赖于民间文化得以日积月累地沿袭、发展。此外，民间文化更具有生产和生活的实用功能。诸如生产惯制、衣食居行、婚嫁丧葬、人生礼仪、家族家法、岁时节日、文娱教化、信仰禁忌等，辐射状地比之于政令、法律更为深入地渗透和制约着广大民众的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

在总体上，民间文化的经验和功能指向以适应于自然及社会结构为基本目标，维护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起到积极、实在、不可替代的整体协调作用，从而成为社会文化的“软控机制”（陈勤建《中国民俗》）。崇顺自然经验、实用技艺和重视社会人伦、道德规范的文化传统，使民间文化充分得以发挥传授生产经验、培养生活能力、因袭生活方式、维系人际关系、规范行为准则以及陶冶性情、教化风俗、满足精神寄托和心理需求的实际功能。

由此可见，泛化的世界观和直接的功利价值取向，形成中国民间文化广阔、浑宏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宇宙、人文认知结构。人们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进而悟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道理。在师法自然、注重实用的整体性和模糊性的认知体系下，以人性为中心，通过类比和人格化原则，进而构成了民间文化描述

性、状态化的经验科学。从民间生产惯制、年中行事、信仰禁忌及生活哲理、伦常教化中，足见其鲜明的认知结构和经验科学特征，也显露出其积极实用的文化认识价值。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偏重于直观推理和归纳的认知惯性，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又使得民间文化的经验化实用科学体系拘限于“保守”、“封闭”的初级科学发展阶段。对于传统经验的盲目崇拜，扼制了经验科学的文化创造活力；又如同农耕生产经验传承中的物候卜象和系列的祭祀活动，并非是在天地、人事之间建立一种切实的因果关系那样，原始的、实用的功利认知原则，从根本上失却了功能的确实性及经验知识的原理性推衍、引发。

4. 早熟而晚成的非文字表征

——伦理观念与艺术精神

一种文化的成熟和发展，往往经历了由初始的自然化实用形态向高级的经典、制度形态的演化过程。然而，在我国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主要载体和象征的民间文化，却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得以长足的发展。它以早熟却又晚成的非文字、符号化表征，在民俗和民间文艺系统中执着地传承。从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民间文化鲜明的伦理观念和独特的艺术精神。

和谐的生态环境、稳定的生产方式、恒常的家族社会结构……某种意义上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具有早熟的特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实用的价值取向、趋于功利的经验科学体系、协调的道德伦理规范，创造了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政治统治阶级消极依赖于儒家思想，无限夸大其政治及社会文化作用，以至“罢黜百家”，最终导致精英阶层与民俗文化的分离，扼杀了中国民间文化原始多元的发展选择。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以世俗化的形式和语言表达其社会政治理想，过分拘泥于生活伦理情趣的粉饰、追求，缺少对世俗

生活的超越和发展意识，从而导致民间文化散漫地游离于精英和经典文化，始终处于被动地、生活化地示范精英文化和模拟经典功能的停滞乃至落后状态。

从总体上看，民间文化传统几乎不见经传，不登大雅之堂。它以鲜明的经验和功能的实在性，始终处于低层次的原生文化状态。但它又执着地发展和完善着在口传心授和行为的实体传播过程中自臻成熟的文化体系。无论从生产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伦理规范，还是从心理生活、信仰崇拜、文化教育、艺术精神等方面，都可以通过以行为继承的民俗和口语相传的民间文艺形式得以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评价。

民间文化中民俗教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是伦理本位和以道德规范评判是非的传统文化心态。在生产资料匮乏、生产关系简单、生产分配平均和人人得以生存为最低目标的社会文化阶段，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只能通过信仰、禁忌、礼仪、教化来贯彻集体的传统崇拜和协调的人际伦常。因而，以“和”、“善”为根本，道德价值几乎淹没了个人价值，集体利益取代了个人权益；某种意义上说，为了保全人的起码的生物性，却又以伦理意识极大地束缚了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

同样，道德伦理原则也彻头彻尾地融注于民间文艺的艺术精神之中。神话，宣讲的是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人类的祖先创始和创世的赫赫功绩，他们功德盖世，因而受到万民景仰，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史诗，则在崇尚武力的表层情绪背后，以初步成熟的伦常观念，最终做出凝结民族情感的正义评价，英雄则往往义气如虹、德高而望重；各种形式的历史人物、事件、风物、民俗传说及幻想性、动物性童话、生活笑话和故事，莫不以伦理道德和生活规范为其风俗教化的根本内涵（郭崇林《民用故事的民俗教化功能》《民间文艺季刊》1990年第2期）；即便是歌谣、谚语，也多渲染以伦常色彩和人格评价。需要指出的是，伦理本位和道

德教化的功利目的，往往使民间文学艺术在形式上趋于程式化和象征类型的固定化，表达方式也显得原始或复沓、单调。它以求于和谐、“止于至善”为其最高艺术精神，从而夭折了艺术美感和美学理想进一步提高。

5. 生态圈：亚文化与主体文化 ——儒道思想与主题变奏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文化，往往也是由统治阶级的文化（表层制度化）、精英文化（以经典为代表）和民间文化（以民俗为突出代表）等多重文化因素交叉融汇、互为依存，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文化整体“生态系统”——即“文化生态圈”。在同一生态系统结构中，又有基础文化、主体文化、亚文化等诸多层面。如何通过与儒家、道家等社会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思想相比较，来重新认识民众文化在整体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艰难课题。

一般认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文化。然而，在文化的实际状态中，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依赖于精英文化或就是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长期统治社会观念的是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意识。但也正是在我国，作为社会文化的基本因子和基础文化的民间（民俗）文化，在由自然生态向社会生态系统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在时空实体上却始终占据着“主体文化”的重要地位。它是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艺术等制度和经典文化的原生体。在中国极为特殊的制度和经典文化或不发达、或步入极端的特定文化氛围中，具有“活态”文化生命力和多重社会功能作用的，始终是民间、民俗文化。

必须指出，虽然正统的儒、道思想占据了中国社会文化层面的三分之二，但在实际比例中却微乎其微，不可与时空广泛的民间文化做同日语。

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始终的儒家、道家思想，莫不来源于先

秦时期民间文化的滋生繁养。以孔子始作俑的儒学系统，是凭托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族社会结构的文化现实，使民间文化“原型”系统化、礼仪化的理性升华的产物。它包含着原始民间文化人道和民主的遗风，追求社会存在与个体身心的均衡，是伦理本位、以礼制邦政治理想的突出代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然而，自汉代以后，“精英”阶层为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不断强化着等级观念，使纲常伦理、王道政治极端发展；直至宋明时期步入“存天理、灭人欲”的文化发展的绝路。这一思想反作用于民间文化，一方面使民间文化在道德伦理和礼仪教化中，点染上强制性宗教禁欲主义的封建法典色彩；而另一方面，却极大地促进了民间文化相对于统治阶级和精英文化的内部调节机制，使之更具有宽容性和活泛性，具有独立的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

同样，道家及道教思想也孕育于民间文化，具有民间的巫觋本色，杂揉了阴阳、五行等民间传统信仰。在与儒家思想明暗交替、相反相成的过程中，它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道教潜流、魏晋时期的士大夫玄学、隋唐时代上下并举的道教热潮及宋明时代的世俗化信仰等大致发展过程（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由于封建儒学在文化发展主题上与民间文化的反差“变奏”，使得民间文化更加倾向于吸收道家思想的文化意识和积极因素，进而又促使民间道教与正统道家学说背道而驰，形成散漫的泛神观和功利主义的信仰习俗。

论建立文物民俗学的必要性、意义及作用

山东昌潍师专 晓晖

民俗与文物，都属于人文科学领域，两者虽有重大区别，但又有一定联系。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民俗学和文物学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于建立文物民俗学这门分支科学，都将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想对文物民俗学建立的必要性、意义及作用等有关问题发表点不成熟的想法，以求就教于大方。

一、文物民俗学建立的必要性

文物民俗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而得以确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文物与民俗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和相关性。

文物、民俗的相关性和联系性，在其定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固然，迄今为止，有关民俗的定义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纵观不同的有关民俗的定义，便会发现其本身有着三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民俗的创造者；二、民俗的传承性；三、民俗的归属属性。因此，有关民俗的较为科学的定义应从这三个方面予以廓清和界定。其定义可为：“民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统文化现象”（《中外民俗学辞典》），或简言之为：民俗是一种民众中传承的文化传统。

而作为文物，顾名思义，则为文化遗物。其定义当是：“遗存于社会上或埋葬于地下的历史文化遗物”（《辞海》）。

从民俗与文物的定义出发，可以看到，民俗与文物的概念在